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大學衍義

卷十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八學衍義卷第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

齊宣王

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

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齊威公名小白晉文

春秋時霸者

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

王謂行王者之道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禦止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

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

新鍾成殺牲以血塗其郤曰釁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牛恐懼之兒

若無罪而就死地

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財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如百姓所譏者

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轂棘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

愛也以小易大羊小彼惡知之豈知王意惡音汗言民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

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說喜也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

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也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

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

之末毫至秋而銳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

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不為也非

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

老吾幼以及人之幼

我之父兄弟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按五霸相文為盛

五霸者齊威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

於諸侯者也

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

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王道為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

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入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復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爲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爲其所難乃不能爲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

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
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歛使農樂耕
于野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
所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
之終不悟也

公孫丑

孟子弟子

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為卿相行國

政也管仲

齊威公相

晏子

名嬰齊景公相

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曾參之子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

曾西蹙然

不安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

先子謂曾參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曾則管仲得也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

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

孟子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仲蓋霸

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

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

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

管仲之已試則威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

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
曾西不屑為之况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
匹乎先儒揚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
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
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
言盡之使孟子當路于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
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
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

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耶曰孔子之稱稱其
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
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
之譏不知曲徑之譏固未嘗略况世變日下使孟子
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
矣波流湍湍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
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力不暇給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

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

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

以春秋攷之齊威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

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師取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其省難於魯若邠鄰也而心則在於

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仲孫秋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

乘亂取二年齊人救邢僖首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于世子

之位九年諸侯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

會盟于葵丘

已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

滅譚莊十三年滅遂十三年降鄆三十年鄆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

齊人逼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

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領氏工婁氏湏

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

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

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陟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給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

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

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

於夷其於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

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

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葵丘之盟

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蓋其力之

所至則可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

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散傳曰散亂也相德衰矣城鄆而

不果僖十六年城鄆役人病有夜登狄侵衛又侵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

鄭僖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

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

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又其甚也身沒未幾

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

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

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若晉文之譎其視

齊威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

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

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

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曰示云者

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隊焉

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

冰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加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

圍之以五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

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

霸莫盛於威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

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

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臣故

略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駁而霸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為王霸之分亦可謂知

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

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

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
為當於理它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日敬
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以仲屋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蓋
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
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
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

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
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
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
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
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
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焉

以上王道霸術之異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 大學衍義卷十五

格物致知之要二

堯與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放齊

曰放齊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帝

曰吁吁者歎其詈訟可乎詈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共

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

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

象恭滔天象似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翰而無極也滔漫帝曰咨

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也襄



駕出其上也
大阜曰陵
浩浩滔天
浩浩天言其大勢若漫天也
下民其咨

咨怨
有能俾乂
使治此水者
僉曰
僉眾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

侯之在朝者
於鯀哉
於美也
帝曰吁咈哉
其

不然
方命圯族
方命者曰逆上之命也圯敗也族類也

衆不和傷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異舉也言舉而試之

也
帝曰往欽哉
帝從以衆言令往
九載績用弗成
唐

之時三載一考績九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以

十七即天子位
汝能庸用命巽朕位
巽遜
岳曰否德忝

帝位
否德不德
曰明明揚側陋
謂上明謂明顯之下明

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
師錫帝曰錫與也有鰥在下

曰虞舜
鰥無妻之名也
帝曰俞
俞然
予聞如何
言我亦

也如何者復問
岳曰瞽子
言舜乃瞽
父頑
心不則德

頑
母嚚
母舜後母也
象傲
象舜異母弟
克諧以孝
和

也
烝烝乂不格姦
說見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
女與

也
觀厥刑于二女
謂觀其所以刑
釐降二女于媯汭

也
釐理降下也媯水名汭
媯于虞
媯婦也使為媯
帝曰

欽哉
此戒二女之辭使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嗣子朱

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堯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

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

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

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囂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圯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爲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堯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爲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狼戾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爲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室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

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

之感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知人則哲能

官人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

工而言四凶不言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禹曰何之問如何謂臯陶

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能恭亂

而敬有治亂之敬擾而毅擾順也毅果毅直而溫正直而溫和簡

而廉簡約而廉隅剛而塞塞實也剛篤實彊而義堅強而能合義彰厥

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日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

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

有邦謂諸侯翕受敷施翕合也九德咸事咸皆也俊乂在官俊賢

也有治人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

更相師法惟時言百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

土寄旺庶績其疑庶衆也績功也疑於四季

臣按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二者

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

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
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
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姦邪也苟誠
知之雖驩堯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
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知人
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
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
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
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
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
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
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
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栗皆所稟之性自栗
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
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以久亦不足以言德矣
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
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
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人
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
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曰宣達之

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
職矣有六德者曰尊嚴而祗敬之無或慢忽則其
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
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凜雪精神以應其
求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
然三德之爲大夫六德之爲諸侯亦言其大法爾
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
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
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
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

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
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
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
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
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人主或以材能取人
而不誓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
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

所以

觀其所由

所由

察其所安

所安

存也 人焉廋哉

廋

隱

臣按此聖明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爲蓋有偶合於

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善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飢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為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為未足而復察之然後入之情偽不得而隱况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為

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偽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為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誤也

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為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

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
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
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
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茲邪之
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
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
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予之爲人能言而行
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
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
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第
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
行而後誠僞可見况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
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
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自堯舜以來不易
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
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
齋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爲絳侯

勳東陽侯

張相如

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

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

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取言人之過失迄

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

注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

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

為不可易也

子游為武城宰

言偃字子也武

子游孔子弟子魯邑名

子曰女得人焉

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澹臺姓滅明名

行不由徑徑路之小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公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

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

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

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

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

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

欲求宦官官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

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

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久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

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繆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見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言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撲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偽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為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推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

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勳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雖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以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辟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

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其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理當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之中察

其甚不同然後爲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爲公故周而不比小人心惟己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爲善善則獎而成之小人之心疾善故惟恐人之爲善善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噐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覈故用人必責其全備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爲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爲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唯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本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夫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

主之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

掩其惡宵中正則眸子瞭焉宵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不明之兒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予所與者必富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

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以調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

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
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
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
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
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
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蟲如
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
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
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
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
半矣故附著焉

讀書記乙集上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

大正

卷之二